漢陂集

渼陂集卷七

雜著

經筵講章己巳四月十二日進講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這是虞書大禹謨篇帝舜告大禹的言語稽字解做考字勿是禁止的意思帝舜將以天位傳與大禹先以治天下的道理告他說有一樣不考於古不據義理的言語若聽了呵必妨政而害治這等的言語不要輕易聽

他又有一樣計謀不容問於衆人執一巳之私見若用了呵必妨政而害治這等的謀慮不要輕易用他人君尊居九重之上人民無不統馭政事無不主宰看來豈不可愛小民散處四海之內撫之則服從虐之則離散看來豈不可畏元后是大君欽字解做敬字可願是人心願欲的善事小民雖衆若不奉戴人君靠誰做主相欺相害誰與管理饑寒困苦何處告訴此人君之所以可愛也故曰衆非元后何戴人君雖尊若不靠那百姓為本雖有高城深池着誰守護堅甲利兵着誰運用此小民之所以可畏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人君居此

可愛之位臨此可畏之民或有一毫慢易便失了人心故曰欽哉言不可不敬也然人君欲致其敬必當謹其所居之位不以尊貴而自驕不以盛大而自滿則能謹守天位矣故曰愼乃有位人君欲愼其位必當敬修其可欲之善如心裏存的都要合乎道理外面行的都要合乎人心則能敬修其善矣故曰敬修其可願這等則位之可愛者益見其可愛民之可畏者不見其可畏致治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帝舜將這言語傳與大禹後來大禹果能以帝舜之心爲心故當時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聲教訖於四海三代而下皆莫能及有由然矣臣

惟人君之治天下其存心出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固不可以不盡而君民相須之理安危存亡之幾尤不可以不知古之帝王戰戰兢兢罔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恭惟皇上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凡可以致治保邦者固無不盡其道臣更望聖明以小民為可畏而寬恤之恩屢下以性善為可願而敬修之心常存措天下於掌上保天位於無窮可與舜禹同揆唐虞並駕而陋漢唐宋於下風矣宗社臣民不勝慶幸。

周王豢乙虎於庭劉子鄭人昌人諫曰不可昔者西旅貢獒武王受之召公戒之其辭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王不慎德而猛獸是畜遺先王矣夫畜猛獸則不仁遺先王則不孝夫仁君之德也孝德之本也不孝者逆不仁者殘君人者將殘逆是去而務之其能國乎王不聽

虎之誤王既不聽洛公伯彊楚公震越公高亮復於王曰大虎惡類也虦而難制怒而噬人不可狎也狎則禍語曰蜂蠆有毒矧玆虓虎昔我周公驅虎豹以寧王室

晉侯章宜可也王甚召之俾豫無悔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王許之晉侯章糾其類以入而虢公貢寓焉方向虎虢公貢呼曰衆退虎噬汝衆乃退晉侯章亦退明日七虎亂洛公越公乃老君子曰虢公貢儉人也巧言惑衆而貽之以禍

元年冬十月癸酉周太宰鈇王召晉侯章虢公貢將用之或問王孫甫曰太宰其貢乎諍是之所舉也王之所與也周幾治矣王孫甫曰不可昔我先公制禮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故峻德昭明克厭群心者上

也慮己而守正者次也貢則鎰矣剛而不知義愚而不知學斷而不以禮尊而不能容夫剛不知義則愎愚不知學則邪斷不以禮則辟尊不能容則忮忮者善之蠹也辟者政之隳也邪者術之乖也愎者德之賊也四惡備矣而用之無乃不可乎王惟用章克協於先公國用大洽乙亥王謀諸寺人郁舉對曰貢可用也王乃立貢為大宰君子曰周王於是乎失臣矣舍其所是而用其所非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其是之謂乎

說官

人之殊能也猶其有美惡也大者或有遺而小者或不

同强而通今夫東鄰之子與其西鄰之子之學也其業同其師又同其終至於其相遠也工師之所師工也其智勝也其力則工之弗若也行仁歛義宰制萬有道者為之也然不能治陶冶是當陶冶之子之弗若也談天雕龍之技人或能之而仁義道德則無有焉夫物則亦有然者夫驊騮騄驥日可以千里者也必之執鼠則貍狌弗若也是故有公孤有九卿有群大夫有百執有守有令而又有關市之吏有隸役之守是各出其能以事于上者也反之則皆不能能焉而不盡則其負一也或倖其不能于其所不能則其為非義一也盡其能之謂

忠則其忠一也夫由隷役之守關市之吏而達于公孤而餘焉皆謂之忠則是隷役之守關市之吏可方於公孤者也今有言曰隷役之守關市之吏人役也君子不由也則可乎是則不智也已矣

質齋對

有主人自題其居室曰質齋客有過者請曰願聞質齋之說何如主人對曰唯唯夫木之在山林也栖之以煙雲範之以雨露吹之以風籟鼓之以雷霆照之以日月交之以鸛鶴此木之性然也一日工師見而斤斧之大者柱清廟架明堂而其小者為犧樽家采色就不以為

音具盛也然其性則斂也故予是而問木曰于山林何如吾知木之神未有不思山林者也玉之為珪璋為瓏璧也劉之鏤之琢之磨之文之章之形之象之孰不以為希世之珍連城之寶也予是而問玉曰將聽其珪璋瑚璉乎將璞于崑岡韞于荊山而渾渾冥冥無災無害以全其真乎吾知玉之神未有不忍玉人者何也其性斂也夫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游餌魚于罾不若放于江湖之為適也馴獸于縶不若走于曠野之為樂也愛其鳥而籠之不若雲飛之快其心也是故順其性則生逆其性則壞順性者逸逆性者

勞勞生于飾逸生于寡此言寡欲之說也客以為何如
客曰然敬聞命矣遂書其對揭之寡齋之楣

壽州祭水文

某等恭奉朝命為吏于此州玩愒歲月不能事事不能愛養元元以仰副天子命吏之意以迓承上天之休徵上天不降災于某等之身乃五月淫雨浹旬州城外西北水漲日增而高蕩齧城趾將復于隍既霽兩日乃今六月又雨夫雨不止則水又益高其勢不撨城而入不止矣闤闠之地且將為魚鱉之墟矣某等負咎在躬甘受茲罰然百萬性命皆無辜之民奈何使罹此酷也惟神

流動瑩徹明智內蘊表此下民俾無災害此在某等甚
難在神特易易幕日激以芋一家一投之中流尚希歆
鑒謹告

五福堂賀壽文

吾鄉社有鄉先生曰張公河嶽之英靈士林之豪傑也
登受毛詩克遂于理剛直敦厚允蹈厥躬盖公實與之
秋則九思知誕之辰也逮其親炙諸門宮牆弟兄舊授經
宗教學徒歸心術遂國子博士洞階遷選眺國子宗深佐
理蜀郡瀠淡縣首鋭乃戒盈知止與耽丘壑解組言旋
晉竟衮老焉今茲丙子壽届八袠是時九思亦四十有

九齡矣駐伏林藪二毛粲如里閈相望肇從公遊或奉
談麈灑然惺悟或時高會御觴擊筑洋洋焉洩洩焉盡
譽之誼投轄蘭之臭均也公有二子受爵義民雍雍愉
愉孝養周洽有田有廬無假外求其元孫東懷瑾握瑜
席珍俟聘繩武振業其在斯人矣公于是時衎然以居
陶然以遊咀仁義之華尚玄冥之風杜干謁之萌劃是
非之路視明聽聰言有倫序體彊卻杖望之若仙即之
無斁狎遠之弗能忘也夫吾千室之邑萬有其衆也黃
耇之老固亦有之至若擬德于公間焉罕厥儷矣夫以
松喬安期之徒習其熊經鳥信之術非不遐也君子弟

尚也惟德惟仁斯符孔氏而貽世範也太史康子嘗
公嘗取諸五福形之古隸謂洪範所述咸萃於公矣允
哉覃乎盖頌禱之義美矣極矣匪以縱一時之侈觀作
後嗣之虔聲也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又曰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因斯以言則夫御風乘遠未足為公先壹
夫洞府適足為公哂爾南山巖巖雨露高之松柏生焉
北有清渭滔滔淼淼東入于河我其釀之秬之酌之于
公祝之其自茲始矣

二山解

大司徒咸寧劉公用齊自其上世居于南山之陰公既

孕茲山之靈以生而安重靜雅性實類之因自謂曰近
山于是薦紳學士咸稱爲近山先生云秦藩左相汝南
强公景明仕于茲者蓋二十餘年癖愛此山而以爲非
故土也乃自謂曰借山其所與游者若薦紳學士亦皆
稱爲借山先生而未聞有異議者焉一日借山公有言
曰久假不歸恐來捷徑之譏近山是名似有爭墩之志
至欲歸而遊之圖畫此山置諸汝濱之廬以償其志而
曰何必縮地移之然後爲快也于是近山公聞而異之
作書以自解名曰解嘲其意以爲南山吾家故物也吾
得有之而以自名彼爭墩者呶呶于千載之上其何以

是加我且借山者誰主是盟誰嘗取東既欲圖畫以歸而又曰吾不借是也其可乎不可乎于是相持以言未有能下之者會予至長安見借山公曰公謂司徒爭墩邪過矣過矣司徒豈爭墩者又見近山公曰公無惑予左相之言也左相之好猶公也蓋弗自覺其言之至是耳而又何惑焉借可也圖畫亦可也吾之南山固在彼几席屏障間特長物耳公又何惜乎此邪于是二公釋然以和歡然以言其薦紳學士邀二公于城南草堂置酒高會拉予同往是日也雲收雨霽蒼翠滿前熙熙然若茲山之效靈也予乃奉觴于二公曰夫山仁者樂也

彼皆勉勉玉之寶貴公卿大夫之貴藝一場文苑之譽走狗
汗馬之勞求不得則爭爭不平則怒雖古之賢者未
能免于斯也若夫嵒巖石丘壑之趣烟霞林泉之勝頓乃
有近而去之者至于移文之誚偽隱之譏未聞有愛之
爭之若二公者之為豈非仁者之好而超世之豪傑邪
敢以為二公壽二公荅曰不敢致敬卑君之觴予又揖
二公曰近山勿專也借山勿忘也吾友山靈以永終譽
二公曰然請刻諸石以遺好事者

惑解

壽如籛鏗富如石季倫世未有不以為極焉而冀慕之者

不惟真諸其身也而且真諸其子孫焉又以視諸其所
厚于者其所厚者無不字之怡然而未有以為迂且妄而
惟之者也至于人之極焉若舜之孝周公之忠孔子之
道德世亦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而亦有真諸其身與其
子孫者乎亦有視諸其所厚焉者乎設以視諸其所厚
焉則未有不惟之以為迂且妄者也夫富與壽命也而
欲必得之而忠與孝也道德也可以力為者也而惟而
弗為惑矣或曰舜聖人也周公孔子聖人也可以力為
乎夫學聖人而未至將不得為君子乎又其次不得為
善人乎彼蹠與羿又倫者賊也以倫生壽以剽竊海掐富

其術異其爲賊一也而世則棄聖而師賊其不惑之甚乎且世之稍有識者人稱其爲君子焉則訢然以喜名其爲賊未有不艴然怒者夫以其所必怒者而欲必爲而得之不以爲迂且妄也而以爲迂且妄者乃其稱之所甚喜者也而惟而弗爲其惑乎其不惑乎夫予已言之安知今之人不以爲迂且妄也以爲迂且妄也其惑也終不解矣解其惑者必不以予言爲迂且妄者也其幾于善矣作惑解

與臺州守張希賢書

九思再拜君侯執事别來悠悠八閱月矣追惟淸閑之

燕傾倒詭笑醉酒飽德情悃累積莫可稱述竊聞起居萬福甚休甚休九思有罪去冬十二月蒙天子寬仁罷歸田里甚幸自聞報至于今賊盜群起是月五日幾圍壽城賴官兵至有天幸苟且無事爾時賊復南奔今不審安在說者云勢稍衰弱然康靖未可期門人友生咸謂遲之便故九思留滯于此又聞西北妖民千餘號白蓮教既害深王君侯奮憤被甲胄持弓矢身帥民兵擒除蕩盡此豈徒拜尊官受上賞者也將君侯之子孫蓋世世封爵無極也此其有功德在民天之意固云爾矣九思父母老俱七十以上在家歸心發作有時廢食寢

爲吾君盡討羣盜賊蹤跡遂浮渦而上以達于汴又恐不測猶豫未敢决斷伏惟君侯控制一方威令嚴密偵候明確望少留意緒焉其進止之端大要安全之宜遲速惟所命之異時維舟城下復得以入齋閣侍燕間拜起稱謝睹盛德之形容長別無所復恨惟君侯察焉允思侍君侯爲知己傳不云乎士信于知己者故受命于左右君侯其念之復之允思不勝懇懇四月十有七日允思再拜

與劉德夫書

允思頓首德夫足下睽違十秋消息阻絕獲奉教書如

勞苦言辛甚辛甚細惟往昔翺翔翰墨之林僕本犢下不自量力妄追古作足下不以為狂指迷導寸軌奉教甚厚丁亥後遭時運艱丁卯之春足下南歸逾三年而僕亦有壽考春之役又一年而罷歸田里僕于是時有以自惟謂宋游廢而易教昌董子退而經訓傳賈誼廢時新書絕與王充屏居晏有論衡此數子者皆非有怨于世也蓋知夫時之難得而我生之弗可虛也所以闡幽發憲而振藻聲聲于無涯也如予不類植德弗固招尤積毀膺與時違已矣已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然自六籍以降若孟氏之正大左氏之贍精屈子之豪宕太史公之

洪[illegible]班固之豊厚莊生之奇恠國語之温雅戰國策
縱横傳以敢之滿以發之下上千載之餘游心觚翰
成一家之言則藜藿終身老死巖石誠能甘心恬意勿
有後死者也此僕之本志也比歸于家昊天降割先君
不祿禮樂崩壞文藻屏棄嗣以老母貞疾賤軀多疾迎
醫治藥不遑無處日歲月不居遄邁如流五十之年忽焉
已至于是而較量往昔勇怯盛衰相去之遠有若兩人
慨少壯之難恃痛藝業之就蕪憮然素志之終違懼修名
之未立彷徨中夜泣泗漣如嗟乎嗟乎此孔子所謂四
十五十無聞而不足畏者也尋又自惟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伏生耄耋猶授尚書伯玉省愆亦在五十武公既老進修弗渝有如斯者上之既無以策勳天朝下之又無以潛精藝苑老且倦厭墳典奏書發猶足與縉紳齒耶于是强力苦心奮翼濯池以收桑榆之功者此又僕今之志也然麗澤之益貴講習之勤同心之言有如蘭之臭昔曹植飾丁儀之辭韓愈潤孟郊之文僕竊慕焉欲奉教于足下不幸南北隔越千里而參商之勢違雅潜之途異質疑無從徒與浩歎而已昔人有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伯牙毀琴于鍾子張舉談劒于雷生蓋遇合則易語志乖則難諧也豈乎情之感人今人皆昔人

殊也足下聞僕斯語其亦有以亮予然將何以教僕也
尊公遺詩删定一二覽觀如何餘俟後陳北風倘順時
惠德音僕老壽辭詩瞻戀寔切九思頓首

答王德徵書

九思再拜德徵執事九思竊聞高誼之日久矣往年在京師亦嘗及門投刺未能承顏接辭結平生之歡甚恨及罷歸里舍日親農事山城僻陋過客稀少又無郵報故于執事雖或有特往來于懷然竟不審何在是月之朔兩騎到門兒童走報云山西王使君遣以存問者漫不知何人以為誤矣問之乃始知為執事是時已

向夜呼燈發書讀竟憮然歎息曰王子其知我者乎其知我者乎夫九思者當世之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為吏部吏部擭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留歸里舍當世之士自負豪傑聞其姓名罔不怒罵而孰事之書曰吾何隠此可發英雄一笑也自歸里舍農事之暇有所述作間纂于美擬為傳奇所以紓憤暢志終老而自樂之術也不意親朋指摘瑕纇投諸館閣發怒起禍幸以消沮而執事之書曰風流可蓋一世政不必拘拘學寒酸語也嗟乎王子其真知我者乎友觀海市辭浩浩洋洋孔孟之心班馬之筆也于是仰而歎曰其斯以為王子美乎

夫未嘗承顏接辭結平生之歡而使人於千里之外非
極慕其人甚愛其才斯固未之有也而九思者天下之
狂人也而執事行焉于是以知九思者王子之徒也然
九思老矣執事異日或塡撫關內庶幾一見以消夙恨
如其不然唯宜堅持素志操厲晚節求無辱于王子之
徒而已執事其尙有以幸教九思也乎使者返命敢布
腹心伏惟齋察幸甚幸甚甲申秋九月八日九思再拜

與中丞劉養和書

軍從過鄠褻侍左右幸甚竊見憂勞百姓形諸顏色所
過咨訪下及芻蕘豈乎憂國如家愛民如子必以爲不

復有古人矣乃今忽有之此昌黎韓子喜談而樂道之者況不肖乎自奉別至于今踰期月矣竊伏自念高明不以尤愚不肖納爲知己諭以今日之務之最急者當時倉卒未及陳對乃今有懷而不以告是負知己也故敢以書上以韓子所謂惟愈于執事可以此言進者惟高明察焉高明按臨郡縣輙進鄉老詢以民瘼昨見郡中所進見者多市井買人不諳政體或以一人之私或以讎家之故率爾發口自不知非此高明親與問鞫不容以或詐也不肖以爲度諸他縣想亦不遠雖然此蓋其無益于事者云耳即其所言殊切于弊而高明行焉

人埴撫茲郡先固已有聞而報書曰先生其何適矣詩
不云乎慍于群小蓋傷之也彼固雖賢聖猶或弗免焉
寧獨先生也夫遠俗者駭衆尊道者被譏斯固烈丈夫志
士特立獨行超世之盛節也先生其亡辭焉居無幾會
諸生咸亦悔悟相率靡然向風矣踰三年父卒痛恨自
擊其面諸生于是乃又走吊會哭以爲弗忍其去也及
歸葬父已于是事母李夫人愉愉劬劬靡朝夕違焉是
時李夫人八十一歲已亦六十一歲矣豈非至性純粹
終身弗志之孝也既歸三年長子九思任官考績于是
天子下詔即封翰林院檢討階徵仕郎其後母卒免喪

盖與邑中故舊置酒高會朔望而樂洋洋有廣受之
風焉正德六年少子九峰以病歸自京師七年而九思
罷官歸自壽州盖扶持不久疾病乃怏怏弗樂其明年
冬乃遂不起盖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壽七十有五
歲云配吾母劉氏封孺人生四男子而九思長九思者
任繆選劣不才之子也盖檢討九年纂修孝宗實錄成
轉吏部十事遷員外郎郎中有罪同知壽州會天變乃
又罷去云九敘甲子舉人九皐朴茂勤實然弗能幹
蠱先公之所屬也九峰河南道監察御史孫男子五人
瀛癸酉舉人澤漼渭渼女子八人其已嫁者皆邑子揚

若夫中人之資固無擧才亦不應盡此其最多者則戒
飭之使各勤其職焉于是一省府州縣吏不下數百人
覽之則在目中憶之則在胸中不假下人訪察而賢否
可知不勞親問百姓而民瘼自息一人家有一都御史
蓋有所恃而不恐一官府有一都御史蓋有所畏而不
敢高明于此又何為耶不惟撮其大綱去其大惡以收
其成效而已無俟多勞也多勞則病損千金之軀以貽
高堂之憂可乎不肖于高明為通家兄弟父子存知愛
于門下甚深是故敢以此言進也異日高明坐于廟堂
之上佐天子進退百官倘不迂不肖之說推而行之[illegible]

天下甚衆甚衆惟高明留意于其甚者甚

銘恩堂頌并序

駐守潘江初子武名昭題其堂曰銘恩之堂徵言于前史
王九思九思未獲登堂而于所謂銘恩者嘗與聞其實
焉蓋有以知初子之篤于君父也乃感而作頌云頌曰
維初厥初孰肇于潜赫赫沙縣維澤孔覃覃澤滂沱爰
有潜河以及胥翁葉名督科龍淵國子贊郡南紀天施
未當有我柱史柱史有弟亦有猶子子孫于酉熙翩以
起柱史曰吁先民有言優游暇食孰使其然一脉五世
受祿于天明明天子寔是司甘權恩斯眷斯旣渥且偏我

不我銘爲魚爲鹿我銘維何爲王藎臣循子愛弟感歎厥身茲堂可圮我銘難已嗟嗟肯堂詔爾後嗣

雙桂堂銘 幷序

潛江有文章鉅公曰初翁舉成化癸卯鄉試其子啓昭舉辛巳進士爲御史御史君兄子芳正德己卯相繼以舉而其弟昱復舉乙酉御史君曰嗟乎不謂吾堂冐褎桂之堂可乎鄖社王元思爲之銘銘曰

奕奕爾芳洸乎爾堂吁嗟爾良孰發爾之祥孰衍爾之慶在爾後矣無隕爾之常

書封山王爲東谷王子贈詩卷後

東谷子之文非其人即三公九卿萬金之子求其一諸不可得也劉山子之詞翰非其人即三公九卿萬金之子求其一字不可得也君子觀于此卷則二子之所與可知矣

書燕山賦別卷後

右諸君子皆當世知名之士也賦別未久東谷子不幸獲謗諸君子蓋不能無意焉乃今十餘年東谷子之跡既明諸君相繼歸田者半而大復何子乃又獨先逝焉求如燕山之會豈復可得也東谷子別子鄒杜出視此卷相與歎息者久之而子題其後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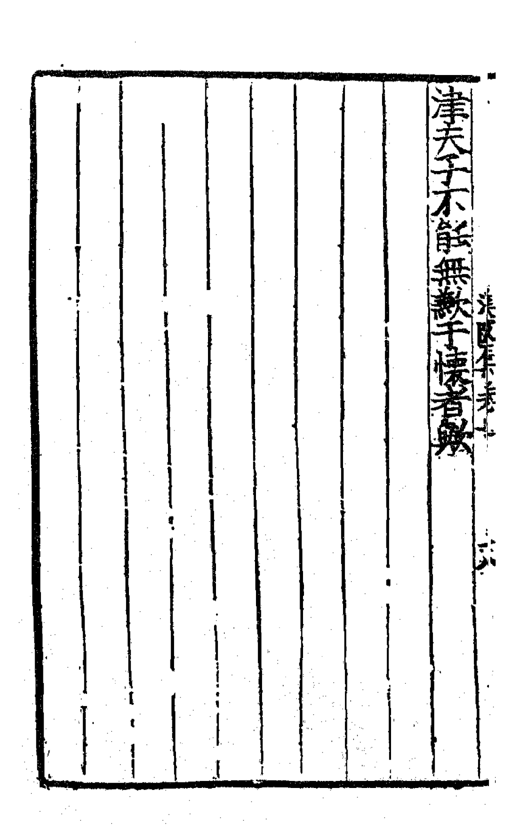
怒箴

我年既高血氣斯衰斯愆怒之弗勝其害甚大惟怒之發如火斯烈焚我五臟穿我百節今茲之怒其端尚微既發既久既深縈不可治矣究其根惟譖斯怒彼譖人者蒼天弗顧彼譖我誣我間則舒胡為彼怒以殞我軀我作此詩庶敬警我為此而弗警悔不可追

魯齋先生像贊

嗚呼此魯齋先生許公像也蓋願學孔子者公之志美而且大者公之造用變者公之心而祥雲瑞日則公之貌也當時有言曰南有草廬北有魯齋嗚呼此河

庸夫子不能無歎于懐者歟



渼陂集卷八

序

奉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序

天生大臣以為天下國家也必予之以剛明純粹之資錫之以博厚悠遠之福進也足以有為退也可以為法然昔其錫以數數見焉夫惟其不是數數也故天下之治常少而亂常多夫固天之意不欲其常治也然天實生之而或是人也者舉其所以予我者而棄之而後天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者始有不倚矣是人焉生而能以自全不輕以棄而其君若又能以庸焉書焉信且托焉則

其所及于天下國家者宜何如也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吾鄉三原王公自擢進士入翰林署官都御史今爲尚
書以冢宰吏部其剛明純粹博厚悠遠之所積而發乎達
政見乎其事其紀綱法度之振飭軍旅機務之贊畫與
愚賢不肖之黜陟議處禍患之弭敵有古昔英雄豪傑
之所未嘗者而公獨能發揮為之中國被其澤外夷懾
其名若是者四十餘年而公不有焉及其歸老也光明峻
絕優游以適者又十餘年今已九十矣中國外夷無問
識不識莫不仰望其風詢其起居古昔英雄豪傑之
固又有不能者矣所謂進足以有為退可以為法者公

碩不既備且熟邪由公與同時而立者其學力才術天豈無意也碩自賊其身且以及人舉其所以立我者而棄之則于公何如也公自立朝事列聖以能自得其幼學之初其為吏部也實先帝親拔焉天子兩宮徽號之禮既成遣使存問于公夫固廣體先帝之意而禮耆天舊臣故老所以傳化而施仁崇古尚賢之道也聞公今且日讀書考古飲食動止如五六十人焉公之所饗與國之所托以光者詎有涯也鄉人相率為歌詩壽公以九思為序故僭論之俾壽公者有考焉

康德瞻集序

詞人若唐四傑及李長吉諸子皆早世弗究其才而古今相與悼惜者以為未見其止云爾武功康德瞻七歲能詩歌十五而為騷賦十九歲死方之諸子則又為甚少也乃其騷賦詩歌典則不詭曲盡情理庶幾乎金石之音而菽粟之味焉無言其老即及諸子之年其所至詎可量哉然世無知者君子尤悼惜之德瞻弟太史德涵將圖校刻以傳而屬予為序夫明興詩人嗣出至百餘年擬矣黄髮之老疲精殫力則固亦有之若乃卓然追古無陷溺于習者厥亦罕哉君子于而讀德瞻之詩其有以感也夫

贈王元道序

自古才俊之興也必以世是故有象賢而封者若微子是也有追配前人而升者君君牙爲司徒是也有後五世而清白者若楊太尉家是也有名德而肖厥父者若陳太丘之子是也是故上有所作則下有所承蓋元臣碩輔之用也忠貞扶王室流風起百世況子孫邪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兵部尚書吾鄉河州王公在景泰中殄滅奸回撥亂反之正社稷賴焉是故扶王室起百世功烈之盛視諸古人何加焉公之子元道克服公訓出宰于灌是故楊太尉之後陳太丘之子之類也夫灌

小邑也其卒也何有予感念之事思公不可得見見元
道焉故有以贈元道

贈李子英序

自賦斂厚貪吏橫而民始窮自禮教不興而風俗侈財
用匱遊民衆耕者寡矣田非有加于舊也生齒之聚日
繁而遊民衆耕者寡風俗侈財用匱而禮教不興貪吏
橫賦斂厚若是而民不窮不可得矣夫風俗侈財用匱
遊民衆三者下之所自窮也然本于禮教之不興賦斂
厚貪吏橫二者又上之窮乎下也是皆有在于上焉者
矣今之所以涖民者五曰布政曰按察曰府曰州曰縣

此五者令之所以治民者也然州縣由于府而後能治按布按亦由于府而後下州縣是府者又治民之重者也治民之貪濁而得之或以爲歉或忽之以不盡忽之以不盡者爲道得之以爲歉者恃也恃且負而能以治民者不可得矣有所議于布按有所令于州縣知其重而圖焉者也知其重而圖焉者驅遊民之南畝以薄賦斂懲貪吏貪吏懲賦斂薄以興其教教變風俗節財用財用足風俗正則民生厚民生厚天下不治不可得矣韓城李人英自戶部郎中知[illegible]府其行也以吾言告之以吾說告之者以人英不非于迂也迂吾說而能不恃

且負者亦不可得矣

送魯司業序

國子監司業魯君振之家湖廣景陵之湖上魯君有父曰魯翁翁有兩子而其長子病痿病人不完不能服田力穡而朝暮侍魯翁然翁老八十餘歲矣往年魯君由翰林院編修出使安南國比還而省問其父魯翁湖上當是時乃遂留其家人不與俱來而獨與其幼子彭來京師而其意則遂欲隱于湖上矣今年秋乃奏魯翁老疾篤乞一言之乞歸上下于禮部吏部臣議法兩男子者勿令歸養食而我識魯君固嘗往過之于是魯君既不得請于朝廷上曰

主臣臣父雖有兩男子然貧乏已甚無能為而臣父悉
朝暮望臣歸未嘗不流涕者矣今也而臣何必我襲從陛
下乞歸陛下放臣歸而臣父子仰賴陛下巍巍蕩蕩天
高而地深豈足比恩德我臣今者窘迫極矣知我知罪
不可具稱說矣而可以常法拘之哉上報曰司業歸矣
魯君聞之喜甚乃挈其子彭起走司業舍及後園中無
不到且走且笑曰我歸矣我歸矣夫魯君躬被上命塞
先海內之士而日與其徒誦說先王講論五經同異以
淋諸身而達于天下者且一年矣士執經問難者亦皆
回尊奉魯君矣然亦由化也至是聞其歸雖不感動咨

舍其父母而日日謀歸者蓋數百人焉何君是易也古
有言勿為喋喋惟身其揖故未有誠而不動者曾君言是
也曾君且行諸客退出金馬門會餞李太史家而有言
曾君曰曾君上侍君厚子何思所以亟報稱者于是曾君
躍然發復席敬諾曰謹奉教矣

送閻允學序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隴州閻公既罷歸其鄉越一年遭
喪其兩子于是長子允學在錦衣為百戶而聞之悲痛
自念曰大人故疾病迺一旦感切怨恫又至此極矣吾
又遠在數千里外朝暮望我吾不得歸無以說樂大人之

嘗有老武臣願移近地有待詔者而鳳翔去闕以二百里所其當露個乞上上神武仁孝惻怛聖君臣不忍其衰病怨悶而聽我俾父子兄弟相聚即室家完而我不而闕者上言之則何由可以遂也于是言上果移鳳翔亓且行而鄠杜王九思送之言曰古者先王禮于其臣也其報功則有世祿之典其去而懷之也有召見之禮有存問之使錫予之儀因情而為之節體其意而勿使觖焉是故其為臣者仰之如天地恩之若父母波流子孫沉酣浸漬至于數世之久也皆知慕先烈劾忠勳而報主恩也然非有他也因其情不咈其意若是而已若

是而恩不浹國不固本之有也故曰故國者非喬木之謂世臣之謂也太保公端偉樸厚中攄而通出入三朝有勞于王室天下之人罔不聞稍朝廷錄其舊功而召侯是錫戶侯請移近地詔又特許之嗚呼盛矣雖先王禮于其臣亦若是而止矣今歲北虜犯河關中震恐天子以為憂命大臣一人往主經略夫禦虜之策選將為先土著之人服習虜性由是言之三秦豪傑宜必首起而並用之也允學況敎而有力善射之士也豈無推轂之者夫大將固未易也出一拔破一陳以報天子而樹名當世聲流于無窮焉豈非允學之所冝行也不然則

崇孝累仁以俟來裔而已唯允學擇焉

二

送秦民望赴陝西按察副使序

今年春僉都御史王公自宣府奏書言上曰北虜出沒河套中度六七萬衆自言至夏草長馬肥時入寇我邊境我中國若環慶之地于邊鄙要害甚切至也臣始由邠州抵環慶也而道路所經若鋪舍驛傳城堡官府或名存實亡或棄而弗治荒穢凋敝但若無人芻餉儲于環縣而遊擊諸軍過者耗費殆盡百無一二可究詰邊餘鹽抽收于慶陽也所以助國計備邊儲也今貪吏侵牟莫或禁之此其故何也蓋巡守不專其官則有司之職

不舉有司之職不舉則弊政滋邊務弛傳不云乎為政在人往歲環慶設按察副使一人專理兵備陛下初即位若邊鄙無事詔革罷之夫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與世推移言今昔之殊時也故堯舜善官民而湯武不儀俗詩曰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言理無定處也因之革之益之損之貴宜時也今須推轂才名素著一人為按察副使來守環慶以興滯補敝則邊務不足慮北虜不足憂惟陛下幸留意焉書奏天子以為然詔吏部推上剛明練達所宜任用者皆曰保定守秦公邃召至京師賜勑以往于時公門人關中豪傑數十人送之都門外其友

王九思言于秦公曰天下將莫利天下之利焉也辭
荆山之璞世之所謂奇寶也使或有之而或未必以為
利以為奇也則是物之不幸也皐夔伊呂之徒非賴明
君則終焉而已子思孟軻古之賢人君子也處齊魯而
弗遇則行道之難也是故烈士盡于知己忠臣不忘其
君以所遭異也公之為御史也六年而守保定又一年
而至此夫拔于稠人之中而待以不次之任者非常之
遇也感知我之恩而奮激思勵者磊落之士也忠告而善
道之者朋友之義也秦公曰我其敬哉于是遂行

送馬公順提學河南序

古者先王之于其民也制井田行貢賦時力役所以固本也井田制貢賦行力役時而後衣食足盜賊息民生厚民生厚而后建庠序敦化理興禮樂格天地故教者政之餘也先王所以成天下衣食不足盜賊不息于是而立教聖人不能也孟子之言曰士無恒產有恒心夫士亦人耳不放僻邪侈則亦已矣饑寒困苦之切身而其心恝然雖賢者不能也是故先王之世地必井授民無凍餒由是而國學家塾術序黨庠禮樂興天地格草木蕃庶鳥獸滋育故曰教者政之餘先王所以成天下也二秊秋馬公順由稽勳員外郎督學湖南湖南連歲災

郡縣盜起是故塡溝壑走四方非士之宗族則親戚鄉黨之人也夫士固不皆顏閔也士固皆顏閔也吾之身凍餒焉則亦已矣而吾父母妻子兄弟皆且不免焉然則奈何可遺也故曰雖賢者不能公順于是時誦法先王講論五經所以為教則善矣所以為盜賊凍餒則吾不知也故曰衣食不足盜賊不息而立教聖人不能也公順文學雄三秦智識超百士嘗為河內歙令皆有善政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故弭盜之法厚生之法有方伯廉訪使二千石有刺史縣令講畫指授次第修舉民安其業士恆于東而教有不行化有不洽吾未之

信也故曰教者政之餘先王所以成天下也

親交贈言後序

序曰隨時而升者古今之同情違道而弗渝者君子之雅操盖流水難識陽春寡和獻璞于楚徒貽刖足之慼鼓瑟于齊難移好竽之固然主非不有而瑟非不工也屠龍之技雖大莫施射覆之能小而見幸非工于小而拙于大也彼一時此一時也且不殄厥愠非西伯之過也麛裘而鞸非尼父之罪也情愛中奪孝子履霜讒言屢至賢母投杼故見豕載鬼易之所以為睽也萋斐貝錦詩人之所以歎息也雖然展禽三黜魯論取焉詞

不遇天下仰之況夫龍泉太阿不以埋藏而或沉梧桐鳳凰終以感遇而相遇者哉由是觀之則樂平李子中之所遭與後之所獲者蓋可見矣

送豐原學先生序

四明豐原學先生在翰林為侍講纂修孝廟實錄功進秩右諭德而為諭德未久也迺奉上命視事南京翰林院其事蓋在正德己巳之六月云臨別而先生曰何以幸教我也當是時九思亦由檢討纂修調為文選主事矣公事故不果其明年庚午秋罪人斯得而予延坐鄉里為吏部有禮遂黜為壽州同知壽州去南京五百

昱先生賜書存問稱執事而曰執事於忠之與忤逆寺
者諸則弗知也又曰執事弟幸教我耶當是時又公等
示眾也居壽州一年而辛未冬十二月上迺用諫官言
議盖曰壽州同知前在翰林得出為吏部為吏部而很
請興賢路破壞選法宜罷兼去應上天之變于是上報曰
同知致仕矣先生聞之廼又賜書存問而曰嗟王石共
棄廼至于此執事不罹罪人舉朝所知何至今猶未明
邪執事固但知桑梓之樂孰知慨世道者亦何也而又
曰執事廼弗幸教我矣予讀之竟于是感激發憤歎息
曰嗟乎世復有知我者乎人固有明乎禮義而陋于知

人心者也果如之言則九思者蓋小人之下者也天地
萬物能容鬼神而詞序之者也文矣以其言如是以其言
已也則世豈乏人而必小人之言何也豈欲乎世復有知
我者乎昔者在翰林蓋應制而風諫寓撰述而美刺備
群居而規戒形九思不佞固奉教于先生矣蓋若是者
十年比其南也而經籍典墳古文遺書及後而諷咏有
味哉如啟清廟奏金石美哉洋洋乎蓋九思弗得而與
焉茲者竊聞上意開明堂興禮樂陶鑄萬類軼駕唐虞
是未可知也是豈可之人行且召先生矣而子退處巖
谷老農老圃終其身可矣莊周之言曰小知不及大知

故夫鶡鵰則大知之類也而蜩鷽鳩斥鷃者則小知類也蓋亦各安其分耳矣故曰知小而謀大鮮不及矣獨念世無知我然知先生者又遠別竊待矣向所謂為先生言者亦汗漫弗得述矣屈子曰竭忠誠而事君反離群而贅肬又曰交不終兮怨長是故水搏則勢激情拄而感興幽昧險艱困拂抑鬱日月不能照山嶽為之摧此所以烈夫壯士擊劍悲歌拊膺流涕而至于痛哭弗自知者有矣嗚乎惜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已焉哉然非先生孰弗謂小人之文過矣

贈延綏副總兵都督僉事時公序

天下自[illegible]竊攻毒流[illegible]及于元元遂遍迫[illegible]
并靖兩京[illegible]之地河南山東四川諸路盜賊蜂起劫
略邑[illegible]城池[illegible]燒官府州郡失據長吏或逃亡守
臣逃[illegible]遂[illegible]下大臣議兵部臣言各路兵壯
遲于[illegible]法相半賊勢如火益熾未易撲滅惟西北
各邊[illegible]之將素著勳[illegible]之卒習與虜戰陛下
若聽臣言選[illegible]調分布[illegible]責以成功即盜賊可計
日斥陛下察焉上可其[illegible]是廷綏副總兵都督僉
事時公[illegible]命來河南矣今年二月朔至陽武行與賊遇
[illegible]號二萬[illegible]公所統士纔二千且戰下令軍中曰敢後

者死士人人殊死戰賊其吉賊大敗藉乃遁去斬首三百七十八級殺死被傷婦女幼男三十六人馬騾三百四十二匹馳奏上嘉悅賜之勅上若曰勞苦副總兵爾率邊軍跋涉險遠首與山東賊遇即能大挫其鋒智勇忠勤足稱委任今河南賊衆尚繁乘生靈甚苦爾與諸將協心畢力大功早成自有恩典以酬爾勞爾其懋哉公自陽武之戰又與賊戰西平斬首四百六十級又戰于洛陽于六安定遠斬首五百級賊懼走上蔡固始又追及與戰斬首二百四十級前後擒獲男婦百四十九人諸將亦各力戰有功是元惡就擒或自經死餘黨數百

人為我軍所擊殺晨夜奔突大若魚在釜臺糜爛斷盡可豈足待公以鳳陽湯沐之地皇陵在焉擁衛防護勢孔急已于是駐御壽春偵候四出旦日報無虞嚴刑戢下毋恐敢譁城中寂然按堵如故父老幼童作歌歌頌比于父母客有劉子實者秦冨畢人也晨詣軍門求見公曰客欲何言子實曰長亡天餘閑而度影尋光救奪秦語見大將軍若于風塵頓殺半酒饗士非有他願也公曰義人携之上與語甚悅是時子罷官者數月矣道阻弗果于去公聞子名躍馬見訪于往拜其門則子實已先往禮竟長揖曰子白太史公曾無大將軍一言子為聞語曷曰

師丈人吉无咎丈人者老成持重之稱也其歷年多
其涉世深也其臨事懼好謀而成者也是故有不戰戰
則勝矣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此之謂也公今年六
十餘累樹邊勳為時宿將其用兵如老醫用藥隨證
施即應手愈巨寇底平論功錫爵封萬戶侯行有日矣
敬以為公賀于親老在堂留滯于此獲時贊弗崇川途既
邇卜日就道執曰非公之賜也敢併為謝且以自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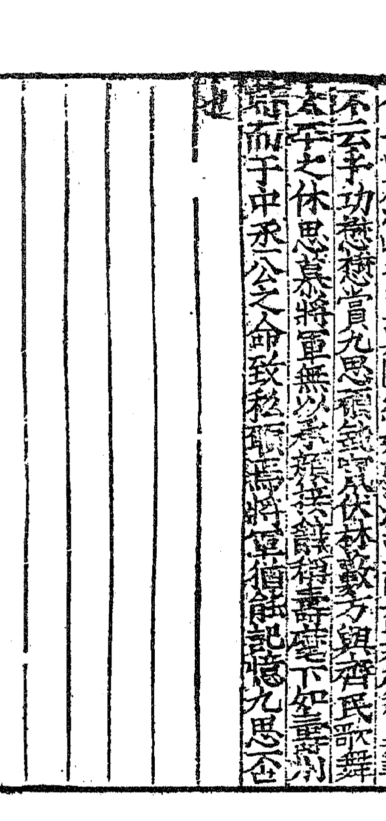
送平賊將軍右都督時公序

七年壬申春河南廬鳳諸郡盜起是時九思同知壽州
會有歸命而道阻弗果行甚恨繼聞延綏諸將南出擊

賊戰甚苦而將軍都督僉事時公驍勇特甚夏五月將
軍駐節于壽九思上軍門謁拜具道所由來請決進止
將軍迎見甚喜稱說鄉里問道故舊具盃酒接殷勤之
歡九思托于麾下竊有所獻以為將軍壽盖采諸風謠
撰述功德云又一月賊平九思謳吟歌笑取道西歸比
歸而四川諸郡盜賊復起逼于漢中聲震關輔閭閻之
寇其憂又甚大也竊自念曰安得時將軍又豈憂盜賊
哉未幾用河南功掛印平賊將軍進秩右都督錫蟒衣
玉帶以部卒三千佐太子少保彭公西出擊賊當是時
四川諸盜先後以次平定獨廖麻子者衆至數萬攻劫

郡邑殺害憲臣罹患深至不可撲滅我軍既至少保公曰賊乍降乍叛或言撫吾以為攻之便于將軍何如將軍大聲曰賊之罪上通于天狼子野心非可以人理化也巴蜀之民肝腦塗地恨不敢其肉而向者憲臣之家所為切齒而腐心者也兵法不云賊賢害民則伐之故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竊以為攻之便少保曰如計不可不早為戰于是將軍下令軍中曰吾與若等毫髮千里深入擊賊頭陛下神靈少保之威德宜取之易雖然撫哉或息息則殺汝矣當是時乘河南之勝三軍皆勇氣百倍與賊戰于瀘州瀘川之間賊衆大潰追亡逐

共凡生得若干斬首若干級獲老弱男婦若干人計其終始財十有五日云捷聞于漢中而巡撫陝西都御史藍公蓋綱紀于茲之日久矣乃下令有司曰平賊將軍功大宜有所稱述比于凱歌不可但已于是命之九思九思受命仰而賀曰猗歟偉乎壯哉平賊將軍之爲眞將軍矣遡者河南之役兵殘死戮民不聊擾九思蓋嘗閭稽度今比昔如蹈一轍而成功則甚速斬獲則尤多意者其因險而恩奇歟抑天威震而易歟將軍嘗言我武人不讀書雖然嘗受教于君子矣委身以報國誠心以恤下民斯言也雖古名將何以過也宜有若將軍秩列侯



食萬戶河山之盟與國終始式延流宥衮冕盈示弗替皆參書不一至乎功懋懋賞九思頌錢守民佚林數方與齊民歌舞太平之休思某將軍無以春秋侯錄獻得壽壽下祝壽祠壽而于中丞公之命致私頌焉將軍猶能記憶九思否也